

励志课

袁炳发

天已经黑了。
老孔下班回到家,撂下公文包,媳妇就把饭菜端上来。老孔看着盘子里的鱼脸色立马变了,媳妇赶紧低下头不敢吱声。
老孔神色严肃地端起盘子,倒进厨房的脏水桶里,然后把几个孩子叫到跟前,严厉地说,这鱼不能吃!

鱼是单位同事彪子送来的,他和老孔一个科室,双职工一个孩子,生活条件不错,他是想帮老孔一把。开始的时候老孔也没多想,觉得彪子有一颗善心,同事之间相互帮助那也是应该的,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,业务上老孔也没少帮助彪子。

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,隔三差五的彪子总带一些东西去孔家;孔家的几个孩子对彪子也特别亲切。如果赶上礼拜天,彪子便留在孔家吃饭。

可渐渐地,老孔发现了问题。他的几个孩子对彪子的帮助有了依赖心理,要是彪子几天不来,他们都很期待,好像接受一个人的帮助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那天夜里,老孔的眼前不断晃动着几个孩子的身影,他们期待的眼神,让老孔内心惶恐不已。

月光隔着窗子进入屋里,仿佛打的老孔脸上的巴掌,他怎么也睡不着了。

第二天,老孔把自己的想法直接对彪子讲了,他告诉彪子以后别再帮他了,他现在的家庭状况虽说不好,可还能生活下去。

彪子认为老孔这是小题大做,纯粹是吃饱撑的。就连老孔的媳妇也不以为然。

后来彪子再送东西的时候,便背着老孔,几个孩子和老孔的媳妇也背着老孔。可时间长了老孔还是知道了,这让老孔内心十分的苦恼。

彪子对老孔说,我们是朋友,难道帮助不应该吗?

老孔觉得跟彪子是解释不清了,他为了躲避这种帮助,后来干脆从北市区搬到南市

区,从北到南几十里地,来回一趟挺麻烦的。彪子知道老孔是在躲避自己,自然很生气。他认为老孔那些所谓冠冕堂皇的理由,说到底还是没有瞧得起他这个朋友。就这样他们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。

老孔的媳妇没有工作,就老孔自己挣钱,随着几个孩子长大,陆续上学,老孔家的生活比以前更困难了。

但无论生活怎么艰难,老孔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,他觉得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心情,上帝绝对不会因为冬天寒冷,而让春天提前来临。

距离孔家居住的南直路有一个很大的斜坡,一到礼拜天老孔便带着几个孩子在斜坡上帮助过往的奋力车辆推车,一天下来挣的钱足够一周买菜的了。小儿子只有八岁,推车的时候小脸憋得通红,可是他跟在父亲和姐姐后面从不退缩。

时间长了,老孔的精神意志自然感染了孩子们。他们很努力,后来都相继考上了国内知名度很高的大学。

老孔也因为工作突出被提拔当上了科长。这时候的彪子早已经调到另一家单位,因为能力不够一直还是个小科员。老孔几次打电话给彪子要和他聚聚,可都被彪子拒绝了。

想不到的是时隔不久,老孔所在单位招人,而彪子的儿子刚从一个不怎么样的大学毕业,他想让儿子去自己原来的单位,只好去找老孔。

老孔说,你过去没少帮我,可这事儿我没法儿帮你,要想进咱们单位只有参加考试!

彪子当时就急了,说要参加考试我找你干啥?

说完这句话,彪子也不听老孔解释,转身走了。

后来彪子的儿子参加考试,在第一轮笔试便被淘汰了。老孔虽然觉得自己没有错儿,可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

那天,老孔亲自登门去谢罪,彪子连一杯茶都没倒。他一脸不悦地低着头,好像根本不认识老孔一样。

老孔说,没能帮上你的忙,是我对不起你,但我必须跟你说真话,把孩子交给我吧!

彪子神色迷茫地看着老孔没说话。

老孔接着又说,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,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!

转年,在老孔的辅导下,彪子的孩子如愿地考进一家政府的大机关。

彪子十分惭愧,他终于明白了老孔当年为什么拒绝他的帮助了。



鼓点 汤青 摄

林老师的阳光

董改正

林老师不姓林,他叫周小林。

那时候湾村村小的老师几乎清一色来自本村。村子多半聚族而居而成,所以大多一个姓,我们村多半姓周,如果按姓叫,那就全是“周老师”。学校自有办法,比如说数学老师叫周根五,美术老师叫周大平,音乐老师叫周爱玲,我们就分别叫他们根老师、平老师、爱老师。体育老师和校长都姓章,只好委屈体育老师,叫他先老师,校长则叫章校长。章校长瘦长,我们私下里对他称呼不雅,三年级开学报名时,我在校门口见到他,忙高声打招呼:“猴老师好!”结果被他拎到办公室。

那时候没有什么校长室、语文教研组、数学教研组的,全在一起。老师们见章校长在百忙之中领进一个学生,都暂停而观望。从校长的审讯中,他们大致明白了原委,都忍俊不禁,其中有个黑铁一样的大个子老师站起来哈哈大笑,说,这有什么好恼的?来,叫我铁老师!叫包老师也行!老师们都笑,章校长也笑着把我给放了。

开学第一节课就是语文,推门进来的赫然就是林老师。我个子矮,坐第一排,他一眼就看见了我,对我眨眨眼,我既愣且慌,而他已经开始了自我介绍。他说他十九岁,高中毕业两年,已经送走一个毕业班,从今天开始,他就带我们班主任兼语文老师。

林老师果然如班上消息灵通人士所说的那样严厉。学校离家近,那会儿每天早上都有早读课,早读完了回家吃早饭,再过来上上午课。林老师每天都像铁一样铸在教室门口,把我们一个个数进去,然后要求我们放声朗读。如果有背诵任务,他就一直杵在门口,背完一个,放走一个。几次过后,没有一个偷奸耍滑的。

林老师很浪漫。学校靠墙有一株紫藤,自然形成了一间石屋的模样,在上《绿色的办公室》这一课时,他把自己的办公桌搬到里面,让班上每一个同学都进去坐一下,体会一下。时隔近四十年,我依然记得那样的情景:阳光从罅隙里钻进来,圆圆地印在桌面上,如一面面亮闪闪的镜子,因为风的吹拂,它

们都轻轻晃动着。鸟就在耳边惊疑地叫着,仿佛一串串绿色的珠子。课文的内容已经忘记了,这些情景却依然在心头晃漾。

林老师很风趣。有一次雨后,他和我一起回家。学校出门是个下坡,颇陡,泥地路滑。他穿着防滑靴,自然是风轻云淡地叮嘱我们,用的是诗: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同学要当心!”不料话音刚落,自己就摔了个仰八叉,同学们大笑,他施施然以手撑地爬起来,说:“仰卧泥泞君莫笑,只为形象教诸君!”现在每逢泥泞处,我都会小心翼翼,都会想起他。

林老师很孩子气。有同学采来酸模(一种酸酸的野草)在学校里卖,一根收银三张练习本纸,写过字也可以——至今我都不明白他们收的纸最终做了什么,也许是叠四角吧。林老师也来了,手里拿着十来张纸。那同学定住了,幡然醒悟后想跑,林老师忙叫住了他,问清价格,数好纸递给他,拿了几根酸模,开开心心地走了,边走边吃。

林老师很容易动情。我家赤贫,内心深处不免自卑,林老师让我从组长做起,做学习委员,做班长。我数学不好,他教的是语文,却在放学后把我留下来,一题题地教我。有一次,他布置了一篇叫《深秋的田野》的作文,我玩忘记了,第二天课间匆忙忙糊了一篇交上去。上课时他一一点评,到我时,他拿着作文本,看着我,教室里静极了。他的眼里含着泪水,他晃动着我的作文本,说:“你也糊我呀!”他重读了“你”。放学后,他留我下来,他看书,我补作文。教室里很安静,阳光烁烁的,和鸟们一起,时不时探头探脑地偷窥这一对默默无声的师生。我无意中抬头,他正好也看向我。阳光洒在他的脸上,他对我笑了,他的笑金灿灿的。我的泪水就在那一刻喷涌而出。

在人生底色的涂抹阶段,得遇林老师,我生有幸。他给予我的,是真、善、美和趣,他把阳光洒在我的生命里,让我不至于成为一个寒凉的人、无趣的人。它们比知识更重要,至今依然温暖着我,滋养着我。

